



類苑叢寶

加
1493
22-7

共
三
十
三



加3
1493
卷 22-7

類苑叢寶卷之十三

官職門

太子師傅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

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人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導之而歸諸道者也記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大戴禮先王之建太子必擇九德之師六行之傳薛綜表實資六傳之賢白集三善之益太子三師以

樂德書齋

道德輔翼太子者也至於動靜起居言語觀聽皆有以師焉典通

輔翼春闈是資教導傳道元子師長度僚宜優天秩之榮

俾極官臣之位作訓元儲晨謁金輝事切於忠蹇夜隨銀

榮義先於調護贊翼皇儲允歸師保并唐制寵極腰銀榮深佩

王記室漢擇名儒任先疏廣晉崇頌德選在山濤六帖

今公守拜晉武帝時有司奏東宮二傅禮儀不同帝曰崇敬

師傅所以尊敬前世之令典也何論臣與不臣其令太子拜之

見輒先拜唐順宗為皇太子禮重師傅見輒先拜迎崇賢門

晉東宮故事皇太子詣崇賢門迎師傅八十如儀盧鈞守太子

太師帝元日大饗舍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

容歎諫者鮑魚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發嗜鮑魚望曰

鮑不登于俎安有非禮之物養太子哉皆推石奮石奮孝文

時恭謹舉朝無與比太子太傅缺選可傅者皆推奮遂為太子

太傅奮子慶循行孝謹元狩元年立太子選群臣可傅者慶自

沛守為太子太傅即拜張佚顯宗始立為皇太子詔問誰可

傅太子者群臣皆言陰識可博士張佚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

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周公用天下之

賢才帝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

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秦鵠為壽疎廣字仲翁為

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宣帝置酒太子躬奉鵠以為壽上

其善加之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上疏乞骸骨
 歸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別案唐太宗東征高士廉攝
 太子太傅太子下令太傅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
 案資訓道度因容白以祛蒙蔽但據案奉對情所未安以別案
 供太傅素服報恩 漢夏侯勝為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
 語說年九十卒太子為勝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賜第志寧奏曰臣居闕右代龍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
 等新營庄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太子親拜唐貞
 觀初李綱為太子少師為陳父子君臣之道問寢視膳之方聽

者忘倦每吐論發言辭色慷慨太子未嘗不聳然禮待綱有脚
 疾太宗令乘輿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 房玄齡為太
 子少師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禮以待之玄齡厚自推損不敢
 修謁識者重其宗讓策馬入省許敬宗為太子少師乾封初
 以年老不能行步特令朝日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 晉山濤
 為少傅拜太子少傅上疏曰臣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乃欲使
 周顛拜太子少傅上疏曰臣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乃欲使
 臣內管銓衡外參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持議
 而明矣詔曰當副往意不宜冲讓又曰幼冲便居儲副當賴軌
 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耶策筆道天

山濤轉少傅表疾求退不聽漢武于宣武場帝命乘輦導
入詔曰濤東德冲素有古人之風雖使輔導東宮宜無督
朝事德重當時漢王丹為少傅蹇蹇正直名德重於當時

宮官

升家儲闈亦居清顯昔在周漢親賢保攷王康思
皇茂則敬詢端輔李義望優四皓調護春闈白集陞
華儲幄輔相東禁唐制三叨儲隸五座朝蔽屬叨金馬又玷
銅龍俾尹官坊列位龍樓唐制儲官命職中庶為重委戈
執笏入賓皇儲八舍之職同儲端華重宗異常司詹事龍
樓上僚彈肅一官同弼諧儲副必俟才英總務宮端允資忠盡
漢朝選德禮儀峻於寶郊晉代任賢光榮歸於謝琰博望斷

裁之規輿情愈厲承華彈肅之寄任賢斯在 自非器上白雲
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死挿羽瓊條並同

賓客

漢高令四皓調護太子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
客 唐韓瑗采濟許敬宗于志寧並為賓客上齒蓋取象於四

皓詹事

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言給事太子秩二千石庶子

主宮中並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 漢百官志中庶

子職如侍郎秩六百石中允在庶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

一朝其非朝日即使中允問起居洗馬洗馬秦官漢因之職

比謁者太子出則在馬前清道故曰洗馬秩比六百石師友矣

俊地節中許伯使其弟中丞孫舜監護太子家疏廣曰太子

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南士秀望 吳王入洛唯陸

機陸雲顧榮以南士秀望遷太子舍人以五事諫 晉江統為

太子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而諫皆取甲族

梁天監中庾於陵拜太子洗馬時東宮官屬皆取甲族有才望

者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文源官體 梁徐摛屬文好為

新變為太子家令無管書記文體既別宮體之號自斯而起妙

與人望 貞觀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以來濟為之 馬

周以位高恨不得司議郎 徐浩字季海元宗時為司議郎肅

宗即位詔令多出於浩元宗傳位誥冊皆浩為之司議郎之文

翰寵遇罕與比獻善論箴 韋承慶遷司議郎儀鳳中詔太子

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承慶上書諫又為善論箴以獻太子

善之司馬公重 神宗諭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閣當議官寮

乃曰司馬光名重宜為官官乃漢羽翼之謂如呂公著孫覺皆

可任之晏殊謹厚 晏元獻公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

擇勝飲宣公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遷東宮官忽中批除晏

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呈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

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官官公既受命而面

諭除授之意公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上益

嘉其誠宗傳經啟沃 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每當講必傳經

啓沃王深器之一日王習毬鞠公取韓愈諫建封書以諷王誦

全文不遺一字公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諫社稷之福也

厚德 神宗就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官寮用王陶韓維等皆厚

德之士一日侍坐內侍以宮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亟

令毀去嘗引疾請郡將去王府採東平樂善之語為贊以獻

敬見稱 漢王商字子威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見稱 魏鮑

勛清白有高節為中庶子正色不撓 **獻侍臣箴** 晉溫嶠為中

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 **受命天朝** 鄭默為中庶子朝廷以

為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重極之尊無私於天

下官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 **久留承華** 陳

王瑒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謂冲曰所以久留瑒於

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請罪人則** 隋太子勇宴宮

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洗馬李綱曰

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坐自比倡優請正其罪 劉

行本為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令行本乘行本正色而進曰至

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美臣

太子慙而止 **極諫苑調** 唐于志寧為右庶子太宗謂志寧曰

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太子承乾數虧禮度志寧正救換諫

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 **作贊道賦** 李百藥為右庶子作贊

道賦以諷悉述古儲副事 **進藥石言** 高季輔為右庶子上疏

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鐘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

用寺人

太子承乾左右多任宦官于志寧諫曰伊戾敗宋易

牙敗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殿下皆用寺人輕忽高班凌鏗貴
仕呂命失序經紀不立太子不悅駸卿以佐杜正倫除太子

中庶子帝詔正倫曰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故駸卿
於朝以佐太子以宰相兼唐宋璟以宰相兼庶子趙宗儒

罷相為右庶子端居守道德宗嘉之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
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諫議兼右張士遜字順之仁宗

為皇太子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又為賓客既而兩府大臣
皆頌東宮官參雜晏殊遷左庶子佐佑東宮真宗有

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

以其葉進示不洩諫觀子 庾亮侍講東宮元帝方任刑法

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為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心太子納馬
借御書讀 李敬元博覽群書高宗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

入崇賢館兼領侍讀仍借御書讀敬元風格高俊有不可犯之
色講經授業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年

尤篤志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高宗為晉王詔
德言講經授業及升春官仍兼侍講毛詩義許叔牙少精

毛詩禮記高宗在東宮遷太子洗馬仍兼侍讀嘗進毛詩義
十卷太子賜帛二百段進書玄宗在春官楮無量無太

子侍讀撰翼善記以進之太子嘉勞賚絹以其年老特許緩行

又為造腰輿令內給事與於內殿省官訓 丁公著克太子侍
讀著官訓十卷穆宗即位遷工部侍郎罷春官之舊也 獻龍樓
歲 歸登有文學為東宮侍讀獻龍樓歲以諷登字冲之崇敬
子也崇敬少勤學以經業擢第天寶末授贊善大夫 顯笏賜詩
王起字舉之文宗時為太子侍讀起癖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
玩無斃書無不覽經目靡遺為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獻
之帝題詩太子笏以賜又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 進詠諧集
劉納言乾封中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為太子遷洗馬無侍讀
撰詠諧集十五卷以進及賢廢高宗見而怒之曰納言闕忠孝之
良規進詠諧之鄙說儲宮敗德抑有所由配流振州而死 幸

綬字子章元和中充太子侍讀時穆宗在東宮講書之際頗以
嘲誚悅之嘗密齎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
太子學書至依字軌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
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絳錦綬無威儀時
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憲宗不悅罷侍讀出為袁州刺
史穆宗即位召為尚書右丞 詠諧 沈重以驃騎將軍露
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太子講論語北史 詠諧 高宗語
趙鼎曰欲令太子出閣選官教之鼎乃與同列選范仲朱震為
胡善朝論以二人為天下之極選也 王進學 黃裳為嘉王府
胡善因王誕日乃作渾天儀以獻為歌詩勉王進學如天而不

息衣錦

唐張行成轉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太子於定州監

國即行成本邑太宗謂行成曰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征老有功晉謝琰安之子也征老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復得詹事張說女嫁盧氏嘗為舅盧公求官

侯父下朝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楮床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

舅得詹事矣長史屈除高宗為皇太子轉李勣太子詹事右

弼率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故有此除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張說審喻唐李綱為太子詹事太子嘗遊有進魚

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昂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腥和鼎

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喻則屬綱矣謂以經授孔光父霸守

次孺宣帝時以經授太子為詹事卿是東寮曹德宗拜崔孝

為諭德孝對東宮曰臣不識朝廷典故見殿下合稱臣否東宮

曰卿是東寮自合知也書真遊巖唐蔣儼除太子右衛副率

時徵隱士田遊巖為太子洗馬在官無所補儼貶書責曰足下

負東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

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

之禮將輔導儲貳漸染芝蘭爾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

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遊

巖不能答行板親遇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沈約為步兵校

尉管書記時中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影斜方出尋還

太子家令 約嘗侍宴梁武帝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太子宮人
 帝問識座中客否曰唯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
 酒上卷減膳 乾封初太子弘稀見宮臣典膳丞邢文偉減膳
 上啓曰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處何由發輝聖知謹守禮經輒
 申減膳由是知名其年左史闕上曰邢文偉以吾兒不讀書不
 肯與肉此人甚正直遂拜焉唐書

規正東宮 伏以殿下國之儲貳主器承祧百姓繫心萬方巡
 首行一事天下所瞻出一言天下所聽動靜不可以不慎進退
 不可以不思固須數引正人詢謀得失使忠言日聞於耳善事
 每關於心所為合度必自知其過如此則正心起邪心息德業

日新聲聞彌廣福祿可以長守榮位可以久安若諂諛在側忠
 良不進意有所向則合詞稱善言未出口則同聲稱羨有非莫
 悟有過莫知便自謂神慮聰明超絕今古驕溢之漸常必由之
 伏願特留睿情每存規誡聞過必改見善必行朝夕孜孜常恐
 不及則邦家是賴天下幸甚進德修業太易垂文說禮敦詩春
 秋所貴尚書云念終始典于學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
 知道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殿
 下昔在藩邸耽讀典墳論道觀書晝朝伊父自外儲貳已歷炎
 涼侍讀承言稍以稱聞雖睿姿天挺神用生知器業自然非求
 外獎然更加研勸彌益風猷伏願數召儒生勤修學藝繕緝

不推於左右披閱無捨於光陰使日知所未知月聞所未聞凡
在匹夫苟能強學猶可以高取名譽坐致簪纓况殿下以儲后
之尊而能留心於學德音之義固無得而稱焉畋獵馳騁敗德
之源必須順動不可以盤遊無度至於從禽逐獸絕野馳原駁
足雲飛輕弭電舉當其適意豈憚艱危無險不侵無深不赴
忽欲奔馬委轡猛獸逸群致驚駭之憂貽顛墜之患雖有所悔
如何可及夫以千金之子猶且坐不垂堂况在萬國之貞豈可
不思重慎殿下初升儲位養德春闈理宜靜默自居文史為務
不可教遊縱以損德音尚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
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伏願詳鑑古今以為鑒誡殿下

驅使之入每於北門召入如此等色皆是儉利小人緣得供奉
祇承自謂別蒙恩幸外則妄為威福內則專事諂諛巧媚百端
以求顏色日為一事時進一言漸積纖微遂成瑕類此之浸潤
最難覺察特須介遠屏黜不宜親近左右殿下皇儲國嗣帝子
天孫府庫充盈宮室崇麗但使不為鄙僻不作奢淫凡所營求
有司畢備何籍此等別有祇承今南衙官僚皆是縉紳士子或
耆年舊德博識洽聞或雅望英才修身潔行莫不策名委質奉
事殿下自非陪扈法仗不得一奉宸顏豈有僕隸輿臺而可特
承恩眎伏願一皆杜絕勿許更至宮闈所見者唯端士正人所
聞者唯詩禮典誥則邪孽無由而起咎悔無從而生膚德彌高

休聲日遠伏見今年六月三十日令書以崇文館中學士極少
令賓客庶子詹事及宮官五品以下各舉所知令出已來日月
已久宮寮所舉咸已進名迄至于今更無進止殿下崇敦學藝
廣訪時英天下四方莫不欣悅文學之士飭躬待問而淹歷時
序未有指歸朝廷縉紳咸謂殿下徒有其聲而無其宗私談竊
議頗盈衆口但令出惟行理非虛設舉能進善其事不輕一降
令書終年寂寞天下英髦誰不解體此乃欲益反損應是更非
伏願與賓客庶子等量宜早為處分事或不可專決亦須速以
聞奏不可淹迤致招誹謗今關隴之外蕃夷寇竊國家將申吊
伐大興師旅轉輸給用糜費日多聖上內恤黎元外憂疆場宵

衣肝食腸慮兢懷殿下在國為儲君在家為長子事兼家國何
以自寧至於居處服翫飲食聲樂並請務從省約以助聖上憂
勞不可每事豐華自為安逸儲副之尊士庶瞻仰雖宮闈務簡
不資每日坐朝至於朔望之辰諸王賓客咸萃皆欲親承睿旨
肅奉宸儀伏見秋冬已來累月不曾一坐恭己之義竊謂有虧
伏觀每至此朝特臨法仗則殿下無宴安之逸群僚有趨奉之
歡臣聞體寬裕之德者在乎納諫懷忠貞之極者期於盡節是
知君以不諱昭其義臣以無隱達其誠固君臣之大義古今之
通道伏惟殿下旌勸研幾疑貞毓照慶帝王之元子為億兆之
副君當其冊命之初天下含齒戴髮童兒牧豎莫不歡忻踴躍

林舞謳歌者以殿下至德至仁克忠克孝故能上當天意下應人心雖夏邦建啓周朝立誦不之及也但能行之以道守之以仁居安慮危在滿防溢一日三省一事九思知稼穡之艱難省宮苑之遊翫正辭雅誥每關心術奸聲亂色不留聰明忠謹者引而親之便佞者屏而遠之則可以長主宗豈永在國本照黃離以保元吉居蒼震而亨利貞臣出自膠庠即祭藩邸微班并易馳年十變短才弱翰濫蒙甄獎書記文章特受恩寄洎乎嗣登銀榜復得忝侍銅闈俯存簪履之餘仰攀鱗羽之末蕩蕩鴻澤霑濡不已區區淺志答效無階所以輸罄心源瀝盡肝血奉芻蕘之片議獻狂瞽之一言庶輕露馳聲薄滋於少海纖塵驟

影微助於遙山送耳儻申觸鱗甘罪無任控款之至司議郎韋承慶上太

賢子

史官 史官自黃帝有之 夏商有太史 周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 秦有太史令 漢至武帝始置以司馬談為

之談卒子遷嗣 唐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

其事也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 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似

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 周禮曰外

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 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 子謂荀悅史乎史

矣同刻於玉版藏於金匱與天地相終晁錯 懲勸教化在於春

秋錯綜裁成必歸良直唐制掌東觀陽秋之重總簡書刊集之
司同官當喉舌職重陽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類要自非鉤深學
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謨懸仲尼之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
唐制修明簡策惟甫之休同稽合異同裁成褒貶同古之王者
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藝文志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荀悅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詩序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
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六典左
右史官號為要地手刊策書足以明枉直之効密侍殿陛足以

觀進退之詳樂城制竄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
獨孤馬融三八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義通論
眷言筆削宜屬英髦通典

桂史星晉天文志東一星曰桂史主記過占左右史之象也

操筆赤墀鄭覃日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

黨人戒林晉書劉允濟為著作郎修國史嘗曰史官善

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

乃視如浮雲耳本傳**君舉必書**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

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益否所

以不能多言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

注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
 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本傳**不聞觀史**唐太宗
 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
 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誡庶幾人
 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
 遂良曰臣子常載筆君舉必記本傳唐鄭朗官起居郎執筆端
 頭下上謂朗曰適所譏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
 所記便名為史故事不可取觀帝曰朕恐平常閑語不關理體
 垂諸將來切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
 遂進之本傳魏謩文宗時為舍人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

史書得失人主不可現向者取現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
 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為史乃止本傳**委在正人**
 天福六年監脩國史趙瑩奏歷覽故事文冊之重委在正人編
 修之官擇諸髦士**不敢虛羨**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前
 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言史官不虛羨不隱惡
 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獻**三世踵脩**蔣之外祖吳兢位史官
 幼從外家得其書核綜群籍有史才遷起居舍人兼史任又子
 仲太中二年為史館修撰**四人並命**太和元年以諫議大夫
 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
 本官充史館脩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至於兩員至是四

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神情冲澹**

天聖中國史王安簡謝陽

夏黃唐卿李邕鄆為編脩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

李戲為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景切當**狹以何筆**曾

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

稱士類宜與五朝記事遂以為脩換近世修史必眾選文士以

大臣監搃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權重宰相**唐

朱敬則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閱其彙款

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

生死本傳**才稱良史**晉陳壽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才**作傳謝德**北齊魏收修國史得

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賈欽省**周賈欽充

史館修撰初晉業維翰為相惡緯待之甚薄及為翰傳言翰死

有白金八千錘學士徐台符以為厚誣緯乃更為數百儕類不

平目為賈欽**父子繼掌**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

其子敏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蘇頌以為五朝

國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父子同典**

李文簡公燾號巽岩權同修國史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

史冊一覽難周別為長編六十八卷上曰卿宿德老儒宜在左

右任史職子奭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搢紳榮之**不負公議**

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

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
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雄怒史事歎曰無愧古之良史請同編修
劉恕為人強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
請同編修就續前史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
思就其業皆出一家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
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元奏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
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苟
袁家自為政駁每記事載言則閣筆相視舍毫不断頭白可期
江青無日子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為史
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子元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鄭惟

忠嘗問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
才少抱負南山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於
南山能存國史稱史爾朱榮於魏為賊魏收以高氏出自爾
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為穢史
為作佳傳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
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言有難
袁宏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
書不寡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言有三
恨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
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執

簡以往 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秘書省

漢書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俱

秘書監一人 學者稱東觀為老氏殿室道家蓬山 芸香辟

蠹故藏書其稱芸臺 秘閣宏壯穹窿謂之木天 秘監曰大

蓬

秘府藏書雲委簡編之富瀛洲通籍朋來後又之游 朱鷲

鸕群翔於崑崙之庭神芝丹竒列植於雲霄之圃 乘槎問漢

敢忘意於英躔入館登瀛遽叨名於仙籍 籤帶紛紜聚四部之學以充其內紳綆輝煥擇一時之後以遊其間 謂當挈微而非閭閻何為羞崑崙而薄蓬萊

稱其五絕

虞世南為秘書監太宗稱其五絕一德行二忠直

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秘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

監草書即餘今畫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秘書郎挾紳

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 **瑞石頌** 西京秘書省廳事前有隕星

石隋自咸陽移置於此王邵作瑞石頌以贊之 **病坊** 唐以

秘省望雖清雅而宗非要劇權貴子弟及奸利誇侈者率不好

此戒以監為宰相病坊丞及著作郎為尚書郎病坊秘書郎及

著作佐郎為監察御史病坊**無諂諂** 太宗以顏師古休業

淹和冠用詳敏學該淹洽詞兼典麗命為秘書監**論議持正**

虞世南為秘書監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及薨帝曰

石渠東觀之中死復人矣世南北堂書抄盛行於代**同在館閣**

宋綬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奇其文聽於教閣讀書又之召試

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郊同在世以為榮**更任補外** 乾道

元年二月詔館取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為不親吏事知民情

則將來何以備公卿之任今後更迭補外**勿置木偶** 柳誓場

帝嗣位拜秘書監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設宴諷讀終日而罷帝

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息若友朋

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刻木偶人施開機能坐起拜伏以象

於誓帝每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

才德無雙 蕭德言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詔曰方欲建此作

樂樞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無雙卧振高風

使濟南伏生復在於茲日開西孔子故顯於當今拜秘書少監

若在雞群 晉嵇紹雅有文才起家為秘書丞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見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符一官** 梁劉孝綽

為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屢以清官** 齊張率遷

秘書丞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曹緒未有為之者今以

相慶為卿定名譽**儔得一人** 隋姚察入為秘書丞文帝指謂

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惟得一人**白虎考論**

東漢楊終顯宗時拜校書郎上言宣帝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今

宜如故事於是招諸儒於白虎觀考論異同**書後勸學** 亮

彪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寮祖送於上東門詔東觀盡

彪以勸學者**騎驢詠詩** 開元中校書正字俸祿微少孤寒英

傑者居之或有不辨正字乘驢入省時有語曰正字校書詠詩

騎驢屏事讀書 王文定公准為校書郎既入館屏去人事

益讀未見書休假亦入抵暮始故**安分死來** 汪莊敏公澈遷

校書郎安分死求視同舍郎數遷殊不介意**著作東觀** 蘭臺

令史班固傳毅洛陽令陳崇長陵令尹敏司隸校尉孟冀及楊

彪等並著作東觀 班固典秘書採摭前記綴緝所聞以為漢

書 楊彪字文先少傳家學熹平中以博習日聞召拜議郎與

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三世相繼** 崔駰三世相繼

其後死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跡亦各一世之良**東觀又興**

家 蕭德言歷著作郎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袁次

經史百代帝王所以興衰者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

力也**面折僚友** 隋劉禕之父子翼字小心為著作郎峭直有

行嘗面折僚友短退死餘誓李百藥曰子翼嘗人多不憾**謂成**

門戶 唐許敬宗除著作郎謂所親曰仕官不為著作死以成

門戶 老有士望 楊龜山在著庭吳敏之李綱併以公姓名納

上前曰時亦老儒有士望尋召對論當世急務上喜遂擢用之

顧義自守 張耒字文潛從蘇軾學轍見其文愛之蘇軾亦深

愛之稱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元祐初為著作佐郎

改著作郎在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姪母著郎** 宋何承天

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者伯子朝之常呼為

姪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姪母**聲亮** 後魏

宋弁字義和為佐郎高祖孝文帝曾因朝會歷訪治道弁年少

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冬賜名為弁

文學清遠 唐王義方白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

陛下授臣著作極文學之清遠**無修國史** 敬播再遷著作佐

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高麗帝名所賦山為駐蹕播謂人曰登

輿不復東矣而果然**名播天下** 莆穎士天室中為秘書正

字裴耀卿席豫韋述皆進魁其才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海內**

文宗 陳子昂擢蘭臺正字唐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相尚子

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耀卿弱冠

裴耀卿數歲解屬文應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明字未正**

劉晏為秘書正字方十歲上召入禁中貴妃置於膝上為搨粉

黛上問曰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面試詩賦**

晏殊年十三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來愈羨上

大奇之即除秘書正字今於龍圖閣讀書**文字生知** 楊億以

童子召試詩賦下筆立成太宗以為秘書正字曰汝方髫髯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子有望於汝也侍從合薦陳師道字无已號後山居士少好詩一見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徐州教授改穎州紹聖中以進非科第罷尋召為秘書正字召試中書特除秘書正字言者字子蒼有詩名政和初詣闕上書召試中書特除秘書正字言者論其進不由科第請為館庫文有氣酸石惠字敏若政和初試中宏詞除官職四六之文有氣酸而務奇恠為詩清逸有楮林集十卷刘弁字偉明儒學决科擢館職文詞似石敏若而頗富贍不奇恠

學士

北院之置尤為切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鏐鑿得御既之駁出入有內司之道費者無膳取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札遇優渥賜與繁縟發揮大猷藻繪上命隻簡片削可以動乎人神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翔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冠內朝供奉之班拯仰者遭逢之盛中既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

時號內相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不以名時號內相親擇賜券李絳初入院憲宗親擇券以賜

之一條水

陳彭年無數職皆文翰清秘人見其官銜謂為一

條水不受謝金

路隨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

叱而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邪

草麻潤筆自唐有之鄭

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宗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

為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槐廳

學士院第三

間閣子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八相

降麻

翰林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人世

儂境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

洲之象也修篁皓鶴悉畫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

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蒲庭真人世之仙境也

神撼鈴

索唐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

傳呼長慶中李德裕為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声如人引

其索視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

鵲栖海棠

宋學士院有雙鵲

常栖於海棠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

獨承密命

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

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

草立儲制

順宗風嚟不能言時太子

未立牛養人有異志中外洵懼召鄭絪草立儲制細擗管便書

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細之力也

不草相麻

韓渥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渥當草制曰腕可斷麻

不可草

進詔

蘇易簡為承旨當禁直以水試歌詠太宗

曰聞卿所玩非歌詠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

晷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 易簡獻續
翰林志二卷太宗賜御詩二章又以飛白書王堂之署四字以
賜 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二等書体上聞之賜上
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帝曰朕諷讀
數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太宗嘗夜幸玉堂易簡
已寢遽起无燭具衣冠官嬪白窓格引炷入照之格上有火燃
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石
帝為真草行三体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 **五鳳齊飛** 太宗
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永
旨扈蒙賦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

為尚書北門學士

劉禕之遷右弘文館直學士高宗密与參

决政事以分宰相權時稱北門學士禕之兄懿之時為給事中

兄弟并居尚省論者羨之 **青錢學士**

張鷟文詞猶青銅錢

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八軀學士**

北廳前階有花軀道

冬中以日影過五軀為直入之候李程性懶常過八軀乃至眾

呼為八軀學士 **稱爲三俊**

唐李紳能歌詩穆宗召為學士与

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 **謂之三昧**

學士每下直出

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言去纏縛而暫解

脫也 **詳速若射**

陸衰字祥文文思敏速若射往然同寮自以

為不及昭宗嘗金盃作賦命學士和衰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

貞元時陸贄與通玄兄弟能作內廷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
 得卿斯文不墜矣 昭宗拜為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
 錢以宴旧僚內署即无斯例辰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
 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 **筆无點漏** 杜讓能以學士從僖宗
 在蜀閑東用兵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无點漏中事機
 帝嘉之 **筆无點漏** 唐刘璟字子全擢翰林學士時宣宗始復
 隴裁處叢繁詔書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成敗連屏** 李
 絳為學士嘗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又次君臣成敗為
 連屏 **公嘗言對** 柳公權為學士每浴堂召對繼蜀見跋語猶
 未及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 **禁中視草** 唐至德後天子召集

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
力揮翰 唐李吉甫與裴均同直均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
 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均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
 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
 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侍御禮** 姚崇為學士明皇在便
 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墜盈尺上令侍
 御者擡步輦召來中外榮之 **力士脫靴** 李白與道士吳筠隱
 於剡中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俱待詔翰林玄宗欲造樂府
 新詞召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沉醉殿上引足令力士
 脫靴 李白召見明皇以七宝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置之

金鑿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 李白對明皇擇詔詰時十月
大寒筆凍草能書帝敕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 **山池**

曲宴 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每公卿出

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風 **賜蓮花師** 令

孤趙公大中初常便殿召對夜久方罷宣賜金蓮花師送故院

院吏以下謂是駕來俄傳學士故院莫不驚異金蓮師柄耳至

尊方有之 **掖衣便殿** 王曾為翰林學士直日真宗首召之燕

衣坐便殿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无謂朕媢近臣 **覆以**

襜袍 唐韋綬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違帝嘗幸

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襜袍覆以去其待遇如

此賜以寒衣

德宗幸金鑿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否餘

慶云往時賜衣不類更作上曰乃常例爾遂特賜繒續令為寒

衣 **不專辭藝** 德宗以段文昌張仲仁為學士韋貫之以為學士

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父子並命** 趙宗儒父驥德

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 趙光逢為翰林學士光裔知制誥

兄弟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 **草總將詔** 封敖為翰林學士

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過將詔警句曰傷居爾体痛在朕躬

武宗覽而善之賜以宮錦 **下水船** 姚洎為學士梁祖問及裴

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

是上水船也洎甚慚 **為御潤色** 宋錢若水為翰林學士草詔

既以進上咲曰朕欲為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寫
數字引咎深切尤為精當**進狀連署**唐崔群為翰林學士常
以謹言正論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學士進狀並取崔
群連署方與進來**有宰相器**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
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直侍從臣歐陽修在翰林仁宗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
左右曰學士歐某之文也乃悉取宮中帖子閱之見其篇篇有
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為好長者**晁迥字明遠
遷翰林學士真宗稱迥為好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先過
褒而得代言之体**作賜友詩**柳公權充翰林從幸未央苑中

上曰我有一喜事過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詔公
權前奉賀上曰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
歲重尤戰今年未得故皇思何以報春曰得春衣上悅數賞之
之神仙中人用儻之為學士委職洒落進止製重班冠玉笋望
之者意神仙中人**甘泉起臣**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
薄楊億為學士有乞郡表略曰虛忝甘泉之從臣徒作若教之
戲鬼自後乃得判他局**中煩教**畢誠為翰林學士党項羌
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煩教在吾禁
中即用誠守河西宋朝李文定公迪為學士真宗問陝西兵幾
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猶置

佩囊中帝令採取之曰不意頗我復在吾禁中三八禁林 刘
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召為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与
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刘三八禁林 以宿儒處 太祖謂宰相
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實儀清介重厚然頃自
翰林遷端明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貽詔 錢若水為學
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孤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
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曰正道着我意廣戒 李昉素
心博每教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憂思而
致是疾爾曹當戒之困致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
多憚思其苦推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

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步入
掖門 宋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
修輩始時號步行學士皆自左掖門下馬步入佩魚始賜 潘
宗孟為翰林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
學士佩魚自宗孟始第官 熙寧初韓絳拜相其弟維在
翰苑神宗令草制持國忌諱得情元符未曾布爰立其弟肇直
北門特命草麻示眷寵也兄草第麻 錢惟演參鈞衡從兄弟
白自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一草三制 元祐初除
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闈殿
見學士蘇軾曰呂公著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

是夕鑽院苦寒詔賜宮煖法酒軾一以草二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精敏如漢制詰司馬光為翰林澤以不能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詰可也內侍以詰置光懷中光不得已受**進士**久次學士久次者晁迥十六年王珪十三年王堯臣十二年宋白立得象趙抃楊偉十一年陶穀丁度十年扈蒙蘇易簡賈黃中李宗諤孫抃胡宿九年徐鉉楊億八年歐陽迥宋綬歐陽修七年梁周翰李維晏殊馮元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高宗朝湯思退孝宗朝周必大始六年**翰林**同入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王禹偁同在翰林而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

游六學士中独有漁翁之歎**王文同為**蘇軾政身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亦然王禹偁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陽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憑**章詔朱勝非字載一真學士院時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无几案公嘗憑敗鼓草詔欲文氣最重如平時**親書團扇**汪藻字彥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上稱公得代言之体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直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

榮之本官直學

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

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

遂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入院賜宴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

講學士八院日賜官宣法典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分

講經史常慶厚穆宗時與路隨並為翰林召入太液亭命分

講閑暇洪範等篇訪以理體慶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

容開納賜酒果而罷三侍學士唐文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

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侍書學士召

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唐虞恭公高

少逸代元裕為侍讀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蒙之遜謝元功

崔郾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拜翰林侍讀學士旋進

中書舍人郾曰陛下使侍讀歷年半歲不一問經義臣无功不

足副厚恩帝慚曰朕少間當請益 郾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

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

上嘉之賜綵二百疋記諸博學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

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錫髮髮皓然上曰卿

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

嗜慾者治身之本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責妃被幸故以此

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上金華殿馮元明

道五年為翰林學士侍讀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龍鳳輝

韓寅亮溼之子也嘗言溼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鑄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玩使親信發現惟得燒殘龍鳳帔金縷紅巾百餘條蠟燭尚新巾香猶壽有老僕泣然而言曰公為學士日常視草金鑿內殿深夜方還宮妓秉炬炬以送公悉藏之十盛事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宝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外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集李昉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鵲錦金坡遺事凡初遷者本院賜宴

菅幕使宿設帳幄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供羨酒內殿給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綵履白布手巾端午賜青團扇翰林集賢有人

貞元中集賢學士甚眾詔問神策軍建立之由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蔣乂乂微引根源甚詳悉宰臣相顧曰集賢有人酒

酌賦詩

開元十三年因奏封禪儀注勅學士等賜宴於集賢

殿上制詩序群臣賦詩時新進櫻桃上令遍於席上散布並出彩羅令擲雙六頭子得重彩者分之宴訖賜銀盤雜彩有差賜

贊優不羨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羨之自於五色殘

八分書之張說德重和鼎功諭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雄辯抑揚賀知章禮樂之

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 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
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 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
學六書仁義 侯行果洪鍾佇叩明鏡不疲理窮繫象動中威
儀 韋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六藝述作四始飛英 敬會真
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摠衣講習臨筵振藻 趙玄默才比丘明
學兼儒墨叙述微婉講論道德 東方顯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
冬足用六藝斯齊 李子劍干木流慶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啓
發篇章 呂向族茂非熊才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 毋照
軒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識 陸去泰才光於晉價
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 咸龔業郁郁高文英英博識持

我刑憲是稱諒直 余欽文章兩瞻才術兼羨思在專經學通
舊史 孫季良蓬山之秀美閑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橫 尋
勅善寫真人貌學士等欲畫像書資於舍象亭屬車駕東行竟
不果 **備日講易** 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讀周
易其後皇太子奏請講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明易而有名
行亦死出於侯行果者又令行果隔日爲皇太子講易時又
頻賜酒饌學士等譙飲爲樂前後賦詩奏上凡數百首屢承恩
渥賜以甘瓜綠李及四方珍異燕公書曰東壁畫書府西垣翰
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當時詞人稱羨 **父子相次** 徐
嶠授集賢院直學士即堅之子父子相次爲學士 蔣又祖瓌

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蔣明集賢殿學士儒者榮之 **稽古之力**

王迴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迴質山東宿儒褐衣召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饌及床褥衣被等令迴質坐床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故其家里者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譟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寄**

宿之所

南唐徐錯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不復問家事

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爾錯字楚金與鉉同有大名於江左兄弟俱參近待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 **色耳**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王公德用長宥密有干薦館職公曰以君才進士登科所薦應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

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叫塵

聖德學士

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死送質問

可逆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馬懷素使與褚无量

更日侍讀待以師傅之禮 **聚文館** 元宗置麗正書院聚文

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讀有司供給其厚 **奏論三事** 伊川召對

上奏論經筵三事一上富春秋輔養為急二左右內侍官人皆

逆者成重厚三請令講官坐 嘗聞上在中宮起行漱水必避

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

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 充崇政殿說書一日講罷未退上

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无故摧折 哲宗

幼冲召程正叔為崇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

言而釋

孔道輔論廢后事天下聳聞其風采近臣獻詩十首

執政請以為龍圖學士上曰千首詩豈如孔道輔一言拜龍圖

問

類苑叢寶卷之十三

類苑叢寶卷之十四

官職門

中書舍人

環濟要略云舍人古官也周禮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舍猶宮也掌宮中之政 琴高為宋康

王舍人李斯為秦宮舍人周勃樊噲酈食其為漢高舍人 魏

置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為一職 晉江左乃合之

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後以中書侍郎一人兼其職而掌

其詔命 齊梁之時詔誥之任舍人專之 唐武德中改為中

書舍人置六員 宋以中書舍人判後省之事分案五曰上案

曰下案曰制誥案曰諫官案曰記注案

舍香握蘭

漢置中書舍人尚書郎舍香握蘭直宿於建禮門

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誥令**鳳閣舍人**

徐堅字元固聖曆中楊再思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

表奏專委之方慶嘗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曰此鳳閣舍人

樣獨賜古物

南齊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

傾天下獨昭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

勅曰卿有古風故賜以古物

南史

文成於心

梁裴子野掌詔

誥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謂之**

閣老

唐楊綰為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解

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

本傳

不留制草

高郢為中

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之曰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

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職林

常楊詔誥

楊炎為中書舍

人與常璩竝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於德音自開元以來詔

誥之羨時稱常楊

文章宿老

唐李嶠字巨山為鳳閣舍人

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嶠富才思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

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

法焉

發十難

唐韋處厚穆宗時為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

便佞進欲糶鹽處厚發十難以誥之帝乃知害民平叔始踈斥

海內共推

虞世南拜內史舍人柳顧博學罕所推許至是與

世南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

本

灑翰泉湧

鄭畋薦中

書舍人咸通十年討徐方書詔旁午政灑翰泉湧動無滯思同僚閣筆推之揮翰如飛陸扆拜中書舍人扆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僚共推其能一於冊奏顏師古遷中書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凡制誥皆成其手冊奏之二時無及者分口占授岑文本善職而敏速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人泚筆分口占授咸無遺意職林執筆分口壽春郡王盛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及百官在列方知闕禮皆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勃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手腕將廢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

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一人辦事孫處約為中書舍人累年中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獨直西省權德輿字載之為起居舍人歲中燕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獨宿西省數日一還舍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解事舍人唐故事中省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選一人明練事者知機密謂之解事舍人若三足記唐盧景世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為也乃自軒轅以來至唐劉治道之要者書誦三足記文士極任唐自永淳以來天下

文章道盛甚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
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置兩宮詔唐徐浩肅宗時拜中
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
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元宗傳位詔冊皆浩為之參掌兩宮
文翰寵遇莫比最宜為詔穆宗每言王仲舒之文可喜最宜
為詔有古風召為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
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屢獻讜言蘇晉先天中舍人屢獻讜言
天子嘉允有諍臣風唐柳公權為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
士文宗便殿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幹濯者三矣公權曰
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此幹濯之衣乃小節爾文

宗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采也翼
日降制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學士如故敷奏機務馬周字
賓王為中書舍人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時譽歸之岑文
本曰吾見周論事多矣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納言賜錦
高鉞為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擊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
綵報樂石言唐太宗時中舍高季輔上封事特報鍾乳一劑
曰卿進樂石之言故以樂石報之咨訪政事故事政事中書
堂有門蓋宰相時適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及常袞
相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成一家言楊嗣復除中書
制貞元中汝文為中書舍人甚稱厥職今使汝繼書吾命成一

家言堂構國華在於此舉 **三世制誥** 唐李德林李百藥李安

期 張嘉正延賞弘靖三世掌制誥 徐堅祖孝德父齊聘及

堅三世為中書舍人 徐嶠父子自祖及孫三世為舍人 王

微曾祖擇從昆弟四人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三世舍人

父子繼業 賈魯開元初為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時稱

蘇賈賈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

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

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

子之手可謂繼美矣 **叔姪對掌** 唐封敖傳封氏自太和以來

世居兩制封舜卿從子德昭時為翰林舜卿時為中書舍人叔

姪對掌誥命當時以為榮 **兄弟相代** 韋思謙二子承慶嗣立

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謂嗣立曰爾父嘗稱二子忠孝今使卿

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 南漢趙光裔以膳部郎中知制

誥時兄光逢為翰林學士兄弟對掌內外制時論榮之 **斷窓舍**

人 楊滔為中舍時催作制敕令史將鑰匙出無本可檢乃斷

窓取得本時號斷窓舍人 職林 **為文中和** 許景先為中書舍

人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

流斬絕之勢然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 **有宰相器** 後周范質

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祖征三叛每朝廷遣使齎詔處

分軍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周祖歎曰宰

相器也制誥典雅

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馬久之召為中書

舍人制誥典雅有元和風張洎計偕之歲首謁韓熙載一見

待之如故舊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柄洎亦擢第不

十年間果正綵綸之任詔詞激烈

劉珙為中書舍人會金虜渝盟天子悉師北向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動

或至泣下占紙肆書曾鞏擢中書舍人屬新官制遂掌書命

於是更置百官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

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

訓勅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行裕雅重自成一家

劉敞字原夫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自府下直

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已就徧訂群籍至道中和

嶠知制誥嶠之直中書每草詔必閉戶精思徧訂群籍而後成

沙州表求經藏碑詔嶠撰以賜之嶠遣廝借佛書數千卷人傳

以為笑經宿進碑宋初王祐拜中舍史館受詔撰普照玉碑

經宿上進中外驚其神速七字合人呂濬傳濬開敏善議論

一時名輩推許然喜自貴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誦曰七字合

人云文章獨步王禹偁能屬文太宗方獎拔文士召拜右拾

遺禹偁上端拱箴以為誠尋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

當今天下獨步不試而命宋朝之制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

來不試而命者纔三人楊億陳堯佐歐陽脩爾蘇軾劉敞為

中書舍人並免試 **佛出世** 太宗嘗云朝廷每除一舍人六

親相賀諺曰一佛出世 國史 **夢草制誥** 孫抃夜中夢明窓下

草制誥其後第三人及第知制誥如夢云 **父子繼任** 王旦拜

右正言知制誥久祐以清名久掌書命不十年且繼其任時論

羨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登壑梁棟之

材非吾所及也 **彩泥香** 唐張鷟奏曰曳裾紫禁伏奏青規

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設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

浮香潤龍鱗而動色注云禁地以青規畫之故曰青規漢儀天

子制詔以蘭英為檢紫芝為泥黃縑為制勅也 **不草除制** 宋

劉敞知制誥宦者石金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

止胡銓兼中書舍人有旨以中人李綽等嘗與發軍書無誤各

進官一列公不奉詔綽等泣訴上曰胡銓不肯 陳傳良字君

舉除中書舍人封還詞頭遇事輒發官者陳源除內侍省押班

公執奏再三終不奉詔此一事凡在廷之臣無敢嬰其鋒者公

獨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 **世稱三才** 北史魏

收字伯起漢魏無知之後兼中書舍人與溫子升邢子才齊譽

世稱三才 **賜燭送獬** 宋神宗夕時召知制誥鄭獬對內東門

小殿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參知政事制草畢賜雙燭送

獬歸舍人院二府無知者明日進草遂付中書出誥

給事中

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 唐改門下省曰東臺
或曰鸞臺或曰黃門省凡百事奏抄侍中既審則

駁正違失謂之塗歸 紫垣 仙掖 黃門 青瑣

惟東臺論駁之司乃萬事出納之地 守駁正之任道不依違
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之下或以名儒或
國親為之故東方朔以中郎為給事中劉向以諫議大夫為給
事中 蕭望之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亦為給事中 白居易
集給事中之職凡制敕不便于時者得封奏之刑獄不合于理
者得駁正之天下冤獄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
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固不專于掌侍奉

讚詔令而已 後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關通中
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中引王就坐漢舊儀曰日暮入對青瑣門
拜名曰夕郎

封還勅書

崔祐甫子植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事言減
百官俸廩植封還勅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之稅俱宜增估
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日久百姓凋弊不可復加于
是議者咸以罪鎛懼而止 狄兼謨字汝諧為給事中時藏
吏盜度支繡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勅書帝曰朕已
赦其長官吏亦宜宥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
李藩字叔翰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黃敕後批之吏白宜

更連素紙潘曰別以素紙是文狀也何名批敕宰相裴垍喜言于帝以為有宰相器遂拜相故史臣謂批敕有父郎之風**承蝦** **秦職** 唐廉承蝦轉給事中俄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蝦自居此職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文宗謂宰臣曰承蝦久在黃扉故優其俸祿暫令廉問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乃復留為給事**諫用盧杞** 唐貞元中素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高執詞頭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四海側目若更授之大郡恐失天下望宰相不悅改命舍人草詔詔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上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論貶

少和

唐孔戣字君嚴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貶

禁中

唐陸堅以給事兼學士帝待之甚厚詔圖其形于禁中

又親為之贊

南齊丘冠先為給事中使蠕蠕國還

秋者我也

遂見殺時以直稱 唐薛存慶五遷給事中與韋弘

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使日視事

唐李遜為給事中以舊制

隻日視事對羣臣乃奏曰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羣臣章奏乃候使日則臣下得覩天顏獻可替否一歲之中能有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對奏**得直不蒙** 李渤拜給事中孤持自持

不苟合于時人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
之杖屨如舊唐薛存誠再除給事中仍是本廳鸞渚几榻杖
屨如舊時其詩曰再入青瑣闥忝官誠自非拂塵驚物在開戶
似僧歸積草漸無徑殘花猶洒衣禁庭偏近日行坐是恩暉

全朝典

宋元祐中除安燾知樞密院因給事兩次封駁遂特
旨直下吏部施行給事劉贄上言伏望追還詔命以全朝廷典
法嘉祐中唐介知諫院出知荆南府時知門下封駁何郊上
言介為諫官補朝廷不當出外以勅封還之故介復得知諫院

論無所避

宋程瑀拜給事中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彥簽
書公論邦彥五罪凡三疏上委以次官閱讀公乃乞罷遂除知

信州侍御江躋等上疏留公復除給事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
異豈在雷同朕深不欲卿去瑀既出特賜象笏以示隆眷

不言

宋陳戩字冲休高宗朝給事中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
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翕然推重

陳源兼浙西副總管時給事中趙汝愚論駁謂內侍不當兼兵
職詔從之令樞密院永為遵守

諫官

古者無諫官之名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
者秦漢以來始置官後漢增諫大夫為諫議大夫
置三十人 隋置七人 唐置四人 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
惡 呂氏春秋箴尹楚官亦諫臣也 齊桓公有坐友三人諫

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五人 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則用皂囊也 齊威王下令曰有能面折寡人者受上賞獻書諫者受中賞謗議於市朝而聞受下賞

鬻拳兵諫

左傳鬻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

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閻**史魚尸**

諫

衛靈公嬖彌子瑕而不用遽伯玉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

吾在朝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吊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色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坐乃退彌子瑕進伯玉**諫甘楸** 左傳丹桓公楹刻桓公楠御孫

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

乃不可乎**觀魚**

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

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

從**辟戰**

漢武帝姑館陶公主近華董偃入見帝置酒宣室是

時東方朔為中郎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于六經留神于玉事偃不遵經勸學及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乃國家之大賊帝曰善賜金三十斤**出軌** 光武欲西征郭憲諫不聽

乃拔佩刀斷車鞅上竟不從後潁川兵起乃迴駕帝曰恨不用
郭子橫之言諫築層臺 楚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諫者七十
二人有諸御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負羈
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遂超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
之諫先諫者不足動寡人之心說苑 諫校獵 桓帝校獵廣成
遂至上林苑陳蕃諫曰今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
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諫贖生 唐中宗遣使詣江
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
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

賦活人愛國其福勝彼諫捕禽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玄宗遣
中宮往淮南採捕鷓鴣鵲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田夫擁
耒蚕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玩遠自江嶺
達于京師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諫逐兒 唐太
宗逐兔苑中執失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母奈何自輕臣竊
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脫巾帶固諫帝為止諫奪民時 晉
平公春築臺叔向曰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
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德不施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牧百姓
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子後世戒待命 晉
仁宗未有繼嗣中外危恐知諫院范鎮上疏請建太子章十九

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史丹青蒲元帝欲廢太子史丹直

入卧内伏青蒲流涕言張湛白馬漢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

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頭軻乘

輪申屠剛嘗慕汲黯史鮪之為人光武嘗欲出遊諫不聽遂

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為止額叩龍墀唐敬宗好遊畋劉栖楚

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譏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

墀血被面引裾而諫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辛毗諫不答

而起隨而引其裾回天之力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

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欲陳十

事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次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哉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六及時以聞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

言箝口非社稷利也滕上虎劉器之正色立朝知無不言雷

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觀

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時實言田錫字表聖嘗曰

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蔽副

示後謗時賣直悉取焚之議論持平陳瓘在言路知無不言

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實饒忠直

蓋寬饒遷諫大夫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下其書諫議大夫鄭

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上書訟罪儒衛勳唐武儒衛字廷

唐文

碩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勁正有風節有諫臣風

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諫言直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為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呂景大有諫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負氣敢言

明皇在蜀高適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箴規以諷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巧繆寵李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

官也諫免死罪

蕭鈞永徽中為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

囚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

議也諫止答即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怒一郎於殿前

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因置笏於地而退帝謝之遂

原所答者直辭無改

後漢李法性剛有節上疏論椒房官官

免官八年徵為諫議大夫正言直辭無改於舊諫用夷樂

陳 禪八拜諫議大夫時西南夷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侏

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置投書匭 唐
武后垂拱二年置匭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匭名曰延恩南方丹
匭名曰招諫西方素匭名曰申寃北方玄匭名曰通玄以諫議
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進
閣中抗論 唐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與
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
官帝意稍解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
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叩閣苦諫
崔元亮清慎介特大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
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閣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

元亮置笏於陛復言帝悟衆服其不撓當壞白麻 陽城拜諫
議大夫上欲相裴延齡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
於庭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八十四通 殷侗為諫議大夫論朝
廷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為桂管觀察使 裴君進諫
蘇世長高祖時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
煬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豈不知是朕作對曰瑤臺瓊室非
創業所為帝咨重其言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
樂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狂態復發
邪對曰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矣 戰策集 柳仲郢為諫
議大夫後每遷必為集升平第庭木戟架皆滿 武宗延方士

築望仙臺仲郢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謝謝曰臣亦蕭燧字

照隣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

不恤仇怨朕之汲黯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與直言極諫公封

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

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不

省所職韓魏公為左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

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

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出自宸選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

人為直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

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不與上旨傳堯俞為

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曰若襄有罪陛

下何不自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

公議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上

旨言事臣不敢諫諫有體江公望遷左司諫諫諍有體朝野

稱為得人嘗言君臣一體人君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

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

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賞一德也宋咸平中終

南山處士种放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賞一逸人可勸天

下諫垣存慕韓琦為諫官三年所在諫彙欲斂而焚之以效

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義乃集七十餘章曰

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功

造錦衣

豐稷為左司諫楊王灝荆王頽令成都承受宦者造

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

使機流汗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

直臣

鄭餘慶字漸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曰

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

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闕切爭之

劉寬夫為右補闕陳岵進注維摩經得豪州刺史寬夫因對論

之敬宗怒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頃推排首末來

寬夫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首末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

若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闕失兩人者

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方士治金丹服之頗躁隣上疏諫帝怒貶江陵令

補闕杜珽再上書李林甫不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不

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則出矣

唐乾寧中楊貽德補闕精神昂然

朝廷有失便抗疏論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曰張方回忠

賢人也

李邕少知名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為

諫諍之官召拜右拾遺義烈英邁正直詞辯文章書翰號六絕

守閣極論

德宗逐陸贄陽城曰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

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閣上疏極論累日不止金吾將軍張

萬福賀曰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 **立陛下言** 宋璟劾

張昌宗等及狀武后不能從李邕為拾遺立殿下大言曰璟所

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 **須臾掉舌** 唐栢老志健

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

遺往承宗獻德隸二州以二子入質擢拾遺由是聲振一時 **論**

執強梗

白居易為左拾遺被遇憲宗事無不聽後對殿中論

執強梗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

爾見事風生

元稹為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事無不言

言無回忌

王微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

議洽然歸重有聞即奏

薛廷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

入閣論事穆宗厲聲詰之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

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歸登寄名

唐歸登拜右拾遺

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

登登動色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聽

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目為初送

唐柳粲遷左拾遺公卿朝

野託為歲奏時譽以其博奧目為柳齒 **御題書**

宋魯宗道

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

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少室拾遺 李渤刻意于學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初李選韋
况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遷右輔闕以諫忤旨下遷諮議參
軍大將宣讀 唐垌同知諫院奏二十疏皆留中不出乃因百
官起居扣陛請對遂大聲宣讀凡六十條言安石專作威福曾
布表裏擅權文彥博馮京知而不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
薛向陳繹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爪牙張商英為鷹犬讀已再
拜而退衛士相顧失色貶為潮州別駕**諫召宗女** 唐李孝本
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
來教坊選試以百數又召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

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
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論施絲繪**
宋太宗淳化中上修正殿頗施絲繪時謝泌為右正言因陳其
事即日命代以赭要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
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
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法慈龍象** 呂希哲除右司諫蘇
軾在通英戲希哲曰法慈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座**
石龜鑑 宋包拯為司諫數論斥大臣權幸請罷去內降曲恩
又列上魏徵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後為中丞言東宮虛
位日久天下以為憂仁宗曰卿欲立誰拯曰臣乞豫建太子者

為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欲立誰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不周廣負唐牛叢字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負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賢奚用多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引水浴裾徽宗時右正言陳禾請竄童貫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即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懷飲唐嗣聖中禁天下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餞上表告之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

御史臺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或謂

憲臺宋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春官栢寺圖書之

府蘭臺章奏之庭踰匏宣之再入類胡廣之三登薛宣之明習

文法周處之震肅權豪類要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佩崇班威

高石室朱帷霧撤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飛宜屏權豪之氣唐

刷中朝執憲之司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侯整齊事提

朝綱職司天憲霜威掃地風憲收聲執憲準繩之司所以

提振紀綱端肅內外白集提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柳文

御史臺

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維持紀綱季代而還
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元集舉直錯枉不避親讐糾慝繩違
務從公正寄之鷹隼用屏豺狼唐詔焚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
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內承風化外任統理才茂行潔違邪從
正谷求辟臺要秩非德靡升專席惟班惟賢是屬 簡上霜寒
筆端風起 有守者可以執憲無私者可以開白煌煌天
文宿星是環爰立執法其輝有燄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
視肅清遠慢傳咸周典鐵柱漢制繡衣著白華而繩違取駭馬
兩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僚揚推而言惟賢是
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石直

也如續齊書梁服繡衣寵督白華 御史吾耳目之官也非清
白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綱廣吾之聰明焉唐制
我我鐵冠晶晶銀印 臣拂時病磨切貴近並同 御史為風霜
之任彈糾不法百寮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前漢御史府
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止朝去夕來故謂之烏臺又曰柏
臺曰南臺曰肅政臺 御史臺其門北開取肅殺之義 漢家
授署御史多以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
臺無長官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
事不諮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
比肩主事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獨擊鵠

王素字仲儀既升堂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

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

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鵠

白簡待旦 晉傅玄天性峻急每有奏

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愁襟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堂閣生風

立朝正色 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正色立朝時元宗舅鄭元

卒詔罷朝三日景讓上書言不可使外戚強盛乃罷朝兩日

景讓為御史內臣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彈劾

博立 漢倪寬為御史大夫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

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

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

上誠知人

群僚側目 唐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帝曰卿

為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故事監察御史競為官

政畧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詔決稍有忤意者

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群僚側目

直諫御前 薛廣德為

御史大夫上欲御樓舡廣德免冠諫上乃從橋

不避權勢 薛

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謙光

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寬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

亦可矣

不屈王公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

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鵠

鷹鸞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持印以視 周昌為御史大

夫徒趙相高祖持印美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熟視趙克曰
無以易克遂拜之**青箱御史** 王准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
練悉朝儀並諳江左舊事絨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四世為
御史中丞**稱三得人** 仁宗論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
以為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脩為翰林學士論者以為三
得人**近世獨步** 江淹為中丞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
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內外肅然帝曰自宋以來無嚴
明中丞君可謂近世獨步**真宰相** 武元衡遷中丞迨英對罷
德宗自送之曰真宰相持平無私綱條悉舉可謂王臣 熊遠
遷御史中丞上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

忠亮至勁可謂王臣**號為老虎** 晉崔鴻為中丞明法直繩無所

阿避號為老虎 蕭惠開為中丞詔曰奉法直繩不阿權戚

傳宜為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龍門之選** 任昉為中丞著

裾福湊預其讌者殷芸劉旣劉孺頭劉孝綿陸德而已號曰龍

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兄弟並驥** 梁張綰字孝鄉為

中丞兄績為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駟兩塗時

人榮之**三世居官** 盧爽拜御史中丞自懷謹煥及爽三世居

此官清節似之**老成者** 仁宗嘗言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

成者為之朕美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命趙槩為之**馬不相識**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君未嘗

與三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事必先白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不辱吾筆程文簡公琳推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曰是不辱吾筆矣奏劾賊吏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時山陰令虞眉在任贓汙杲奏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杲不答武帝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杲曰不識其人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指切時事張昇為中丞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

曰臣朴學愚忠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為之感動近畏後魏李彪遠近畏之豪右屏迹高祖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也平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用從自代風高元裕開成中遷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時崔沔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授朗拒不納為之江文蔚常為御史中丞國朝自義後曠數百丰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

寫彈文為之紙貴百進不事胡宗愈元祐中為中丞首進六
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若留
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讀士良傳豐稷為御史中丞官官
浸盛稷懷唐書上殿為上讀仇士良傳數行上曰已諭稷為不
閱讀畢龍街喝道舒元褒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
過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龍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橫推待賢
御史臺有閤吏隸臺中四十年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
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
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范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
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

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繁若使宰天下如此不亦
勞乎某心却之不知杖之直也范大笑漸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賜扇羨獻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且稱文選
取常執絹金龍扇以賜之曰羨今日獻文事思不假文杜衍
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是意傲人者也鳳與雁
異上曰牛僧孺可為大夫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
風望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居論奸仁宗以夏竦為樞密
使臺諫交論論其奸邪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
卜八疏乃罷白兔御史王弘義遷侍御史始殿寺求傍舍瓜
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集衆捕逐畦窳無遺內史李昭得

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國之龜寶隋柳或為侍御
史當朝正色百僚敬憚上嘉之曰柳或正色之士國之龜寶朝
之雄職王義方曰陛下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義方劾
李義甫曰碎首王階庶明臣節駘馬御史桓典為侍御史執
政無所避常乘駘馬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乘駘馬
御史奏無威儀陳翔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
不整翔奏請收冀理罪人奇之獨埋車輪張綱為侍御史安
帝時遣八使按行綱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遂奏梁冀兄弟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
堯受勅廷太子不齊詔書高慎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

天子國之儲副常侍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事有
死而已堯不敢爭彈劾十罪劉摯為侍御史彈劾蔡確其罪
有十又論章惇凶悍輕銳無大臣體皆罷奏彭龜翁晉劉暉
字曼之遷侍御史武庫失火尚書郭彭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
暉正色詰之彭怒曰我能殺君角也暉勃然曰天子法冠而欲
殺卿何敢恃寵作威福求紙筆奏之彭伏不敢言警祐膽
浴唐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溫造彈
之祐趨出待罪暉戰汗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
嘗心動今日瞻落溫御史矣諫省氣林大中除侍御史登
司諫驛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許復舊職丞相留公

馮去公率同僚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職而伸
諫省之氣訟丞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畫像唐介為御
史劾張堯佐文彥博仁宗怒貶英州別駕遣中使賜介金又畫
其像置之便殿鳥出圖後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
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處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
奏上肅宗嘉之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
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
而不要遂授侍御史宣宗欲與韋宙好官拜侍御史和審判
官唐書韋隱居毗陵以節槩聞召為左拾遺遣侍御史入番
使判官韋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

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審判官一
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為侍御史極論斜封彭思永字季長
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官資之弊以為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
深然之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寵求為節度
使公獨抗疏極言仁宗震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
忠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謹厚就職賈
黯除中丞新除侍御史呂誨嘗彈黯過失遣延引避黯言嘗薦
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願得終與共事
誨乃就職劉摯擢侍御史以言去位踰十六年復
任言責正色彈劾中外肅然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

大用焉其相勳餘侍御史廳前有两株栢然章中李元同張

仁樟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爰有貞栢徒植清臺

麝條霜勁香葉風開始逢鵲喜終見烏來勳德山岳乾封二

年韋仁約除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仁約曰鵬

鶚鷹鸛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官故當特立乃

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攝州縣誠曠職耳呼為鵬

鵬唐王志愔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

皂鵬言其顧瞻人吏如鵬鶚之視燕雀也端方正容柳或為

持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僚敬憚上嘉其直謂為曰大丈夫當

立名於世無苟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左僕射楊素以小

譴勅送南臺素恃貴重坐柳或自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

曰奉勅理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辨詰服賜其公

游元兼侍御史宇文述軍敗帝令元理其獄述貴倖遣家僮造

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當咎身責已乃遣人相

告欲何所道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制出無喜

唐孫伏伽為持書侍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其家無喜

色頃之吏及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視之時人稱其有量謂之

南奔謝幾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治書侍御史舊郎

官轉為此職者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廊廟之材唐

張行成少師事劉炫炫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材也補殿中侍

御史糾劾不避威權太宗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
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清廟之器唐李珣字待價為
殿中侍御史宰相常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搏擊才比除禮部員
外郎蒼羽鶴鷺上官儀位宰相時以雍州司士常絢為殿中
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墀
龍道羽鶴鷺豈雍州判佐比乎鐵面御史趙清獻公抃名為
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為鐵面御史骨鯁殿院
杜莘老為御史極言無隱取眾所指如王繼先張去偽輩悉擊
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
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

曰杜殿院云天子御史

龐穎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

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為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

治平無程

崔仁師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謀逆

有司捕支黨係獄詔仁師按覆止坐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
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眾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
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及勅使覆訊諸囚
皆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國姓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
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
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

之仁者之勇

紹興末金虜謀入寇宦官張去偽陰沮戰議且

請避狄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

四其御史

郭弘霸為侍御史則天召見弘霸自陳忠鯁云往

乍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

為左臺侍御史

論獄寬

永平中楚王英有逆謀連繫者數

千人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言訟之帝意解理出千餘人時

天旱即雨復唐鳴業

則天既遷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

國告武氏之廟侍御史崔湜曰方今國命初復自當稱唐奈何

告武氏廟哉宜毀此廟復唐鳴業中宗深納之

取臣身 唐肅

澳為侍御史十年不調中丞高元裕與澳兄溫善欲遷用之諷

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

無呈身御史

舉觴罰度 唐崔咸字重易為侍御史處正特立

風采動一時穆宗寶曆二年復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至

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崔咸舉觴

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咄咄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

安趨出左右莫不吐之

効左司郎

狄仁傑為侍御史左司郎

中丞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武后有詔原之仁傑曰陛

下惜有罪虧成法臣願死斥為群臣戒由是本立抵罪朝廷肅

然効京兆尹

唐開元初楊瑒為侍御史與御史大夫李傑將

効京兆尹崔日知反為所搆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

成奸臣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正色責素** 隋柳調為侍御

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

風調正色責之曰調信無可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

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入苑奏事** 宋張靄為侍御史太

祖方彈雀於後苑靄亟請入奏事及帝見所奏乃常事遂大怒

靄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靄靄二齒靄徐

拾之帝曰欲訟朕耶靄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張**

膽報國 帝思謙為監察劾褚遂良及再相出之或吊之答曰

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

臣保妻子耳**御史兩** 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五原有冤

獄久不決真卿至辯之天方旱獄決乃兩郡人呼為御史兩

命息風 唐陸方元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風濤

甚狂舟人不敢舉帆方元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濟而

風息**夜加二階** 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

召加二階**朱衣多冠** 德宗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

多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則以彈舉上許之監察御史張著冠

多冠劾京兆尹嚴郢而著賜緋魚袋自是日懸衣冠于宣政之

左廊**劾北闕坐**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

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劾之肅宗歎曰

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諫犯法** 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

御史

察御史著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無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帝乃從之諫市舶利元宗時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慰諭而罷不樂滋味常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擄白眉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甲難鷓鴣河南伊闕縣前每僚佐有人臺者即水中灘出石塊金沙清澈可愛本僧孺為尉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

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鷓鴣僧孺目舉杯祝曰既成有灘何惜鷓鴣言訖一雙鷓鴣飛下灘中不旬日僧孺拜察院兄弟並居楊假楊收竝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兄弟並居憲府特為新例兄弟代為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縑自代及為右補闕縑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縑以所失張戡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章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戡曰戡之狂直且為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詠梨麻制翰詠為監察御史言錢惟演與丁謂交結不赴亳州畜入相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運裝就職劉摯除監察御史

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未及陛對自上䟽論事

劾奏犯令

劉庠字希道除監察御史裏行奉震庫失盜庠劾

奏近侍領皇城司者初禁銷金李珣犯令庠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何

乞治內降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子穎士求內降監

汧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公言密院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任而舉之上下相結迭相阿徇其盜名器將

不但一汧口鎮而已乃罷穎士權倖憚焉諫造官殿 唐李善

感為監察御史裏行永淳初造奉天宮於嵩陽縣又於監田造

萬全宮善感極諫時人以此稱之期以天用 明道先生權監

察御史神宗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頗

求對來欲常相見爾神宗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

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

賞以為得御史體極論官市 韓愈操守堅正鯁言無所忌遷

監察御史上䟽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歷圖按伏 趙涓

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

周歷墻園按據迹狀乃中官遺火也德宗常感涓及刺衢州與

韓滉不相得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曰豈非永泰御史乎即拜

尚書左丞卷篇通語 侍御史張循憲薦張嘉貞材堪憲官請

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茅

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夜叉鬼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酷虐為業臺中號為鬼面

夜叉詠叢竹 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乃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劇談** **詠栖鳥** 李義甫召見試令詠栖鳥立成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賞之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 **商隱雪竟**

唐李商隱擢監察御史睦州刺史馬昭泰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商隱曰善良

方蒙枉不為申理可乎曰請行果盡其寃 **可使推捕** 唐李義琛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于歧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義琛曰此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盜帝喜為加七階 **疏忤安石** 劉顛為監察御史上疏忤王安石貶衢州監稅將出臺大罵同時御史孫昌齡謂其奴事安石求為羨官遂拂衣上馬赴貶所蘇軾送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風霜捲地不知寒之句世因號鐵肝御史 **準繩之司**

唐高宗問群臣舉御史僉舉萬年尉楊子帝曰斯人常褻服居公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 **鷺軍容罪** 舊制御史以鷺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魚象御史察微隱之罪 **齊居佚事** 漢宣帝

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始此唐諱治
為持書**鐵冠**漢官儀侍御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為柱又
冠獬豸冠獬豸神羊觸不直楚王獲之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冠
賜執法近臣服之**御史本草**唐賈言忠撰御史本草以裏行
及試負外為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為蘿
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又
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奸回振寬
滯攻貪濁服之長精神**禁掃**通典侍御史號臺端他人稱曰
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座之南橫設一榻謂
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為南牀百日或以南牀為

癡牀言其倨傲如癡也殿中監察皆不得坐**哄堂**侍御史凡
上堂絕言笑有不忍者雜端大笑則闔坐皆笑謂之哄堂哄堂
不罰**陪直**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直取不出之
義御史立處為班心故東坡次御史張舜民詩班心突兀見長
身**辱臺**御史初入臺吏人參拜默默而退謂之鬼參宋制
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舉鞭從揖**舊御史
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載轡辭而止焉乾封中王本立
為侍御史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
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轡輕重無常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
已**院有六察**唐監察御史有六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

口流散帳籍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耗減其四
察妖猾賊盜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材異等
歲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
能自申者**真卿執法**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而真
卿執法如平日廣平王統兵二十萬往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
馬趨出挫核乃乘王府都虞侯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
還奏慰荅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履卿姑
容之百官肅然**景讓厚意** 李景讓進御史大夫劾免侍御史
孫玉汝等威肅當朝會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之名置器中默
禱憲宗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與世謂除大夫百日不得為相

而有他官相者謂之厚景讓不平見宰相自陳者深嘗代即
拜西川節度使丐致仕**經術可尚** 李宗閔惡鄭覃奏罷其侍
讀文宗從容謂宰相曰殷甫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
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唯
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制出除覃御史大夫**申明舊典**
東漢馬威字威卿接兄子也拜御史中丞申明舊典奉法察舉
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唐開元初姜晦為中丞先是中丞不拜
宰相銜命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晦獨遵舊體謂御史曰
不如故事者且奏由是臺儀復振**琅琊碎較** 北齊宗室琅琊
王儼領御史中丞舊制王公皆遙駐車馬以待中丞過其或少

遲則赤棒擊之武成欲寵儼使依舊制儼出北宮中丞之威儀
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在華林園東門張幕隔青絲步障觀
之遣中貴驥馬止不得入自言奉敕以赤棒碎其鞍帝大笑
恬可畏 晉中興書王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
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劾奏大不敬
請治罪明日温見奏事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然 宋太祖聞中丞劉温叟清介遣吏以錢五百千賜之温叟
受之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見
西舍封識宛然 温叟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
太祖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

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
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温叟卒有請除中丞
者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温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
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不求福報** 宋孝宗以黃治為御
史中丞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
天府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驅迫墜溝** 梁三僧
孺幼貧母鬻紗布携僧孺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僧
孺拜中丞悲感不自勝**圖形臺省** 梁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
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畏其筆端** 南史宋劉瑀為
御史中丞恃性使氣在朝之士莫不畏其筆端坐卧易處 漢

杜延年字幼公周少子也寬厚明法律拜御史大夫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上孔中丞書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頴達焉止於義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下閣下

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

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嗜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忌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職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此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

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哀期將大用且應觀於外更觀其能違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府決於日下御史府中承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以隆然而天人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諫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
鯁諫直譽譽敢言觸龍逢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
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
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
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
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諫
直譽譽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意士之積道德富
仁義於厥身蓋傲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
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
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以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

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囂囂實繁幸而有一君子
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缺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
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
有渝變宜以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
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
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難以行道也吁吾
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
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
以左右吾君綏吾民耳群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恠也閭下亦當
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類苑叢寶卷之十四

類苑叢寶卷之十四

